

美国海军  
5级海军  
之的着重  
作、亚丁

中国参与  
是金融和  
并对美中  
以理想  
在马里海  
湾存在，  
上，这一  
是，或是  
进行了中

许多活  
区域，而  
）、能产

esman Qin  
ing/xwdt/

9。  
Underesti-  
gic Studies  
l/pdffiles/

10, 2014,

生重大政策动力的海上伙伴关系之前，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双方还必须承认（至少是私下承认），以下几个基本问题的存在，损害了双边政治和军事关系，从而限制了更深层次的海上合作，特别是敏感的功能领域内的合作。

第一，双方在具体合作中存在一些比较困难的问题。美国和中国之间显著的文化鸿沟是两国极其不同的现代历史的反映。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都是一个重要的世界海上强国。相比之下，中国由于之前遭受敌对外国势力的大肆掠夺，还只是一个新兴的海上强国。这也许可以解释北京从一个“海岸国家”到“海洋强国”的缓慢过渡。此外，甚至连语言都可以使关于未来合作的讨论复杂化，因为在中文当中，“security”与“safety”同为“安全”之义，因此“security”一词在中文语境下会有一个相当不同的内涵。<sup>①</sup>

另外，双方都面临重大的资源限制。例如，由于资源的限制，美国海岸警卫队将不得不拒绝与中国合作的机会或来自中国的合作邀请，以及更广泛参与亚太合作的机会。同样，中国现在似乎仍然缺乏一些重要的设备（如大型直升机）以进行一些操作，包括一些重大的近海救灾设备。同时，还有组织方面的问题，例如，参与搜救行动的中国组织的数量令人困惑，尽管海岸警卫队正在进行整合以期从某种程度上改善这一现象。最后，两国在指挥链、经验、任务设置/目标、军官士官组合、自主性、决策权、海事组织和海军教育系统上都存在一些重大分歧，这可能会为将来进一步建立合作关系带来一些挑战。

第二，美国和中国之间存在一些核心差异——尽管尚无发生重大政策改变的可能性——可能会限制双方在可预见的未来的合作。中国和美国长期以来都无法就台湾问题达成共识是美中改善双边关系的主要障碍，因此，这有可能会阻碍两国形成某种形式的海上安全合作。

自1949年以来，中国一直明确强调统一台湾是其一个极其重要的国家政策。为了维护自己的价值观、利益和东亚地区的稳定，美国必须继续坚定地履行其不支持台湾“独立”的承诺，同时尽到在大规模地缘政治变化下保护台湾民主的责任。经济一体化和中国不断上升的军事实力可能使台湾岛的军事防御

<sup>①</sup> David Griffiths, *U.S.-China Maritime Confidence Building: Paradigms, Precedents, and Prospects* (Newport: Naval War College Press China Maritime Study 6, Jul 2010), p.16, [http://www.usnwc.edu/Publications/Publications/documents/CMS6\\_Griffiths.aspx](http://www.usnwc.edu/Publications/Publications/documents/CMS6_Griffiths.aspx).

能力不断下降，并且使之前盛行的状况复杂化。因此，用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帮办柯庆生的话来说，美国非常有必要明确表示“美国不会参与保卫此前声明从中国宪法独立的台湾的战争。与此同时，美国应该警告大陆，如果大陆对台湾进行军事打击，美国必将以军事行动回应”<sup>①</sup>。

双边军事合作不止一次因为美国对台军售以及中国随之而来的抗议而受到损坏。2008年和2010年，继美国宣布对台销售武器后，中国暂停与美国的军事接触。<sup>②</sup>之后在2011年，中国军方又取消了其与美国的几个非传统安全海上交流活动，包括预定于2011年秋季举行的亚丁湾反海盗联合军演以及中国的医疗船只“和平方舟”的医疗救援演习。<sup>③</sup>

幸运的是，自2008年3月“大选”以来，马英九一直奉行积极和实质性的政策，致力于改善两岸关系以及经济联系。这与他的前任陈水扁一系列激怒大陆和疏远美国的考虑不周的政策不同，马英九的政策缓和了台湾与大陆和美国的关系，受到了广泛的欢迎。<sup>④</sup>马英九2012年1月的“连任”预示着“和平是主流”时代的到来，两岸的紧张局势可能被缓解——至少就目前来看是这样。

尽管最近两岸关系有所改善，并在商业、渔业和海事安全方面都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但是，台湾的地位仍然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中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没有任何一个美国总统有能力改变一个基本的现实：台湾民主制度的保存对美国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这一问题在美国国会享有压倒性的支持。<sup>⑤</sup>出于这个原因，如果双边要实现稳健的合作，必须把台湾问题与其他问题区分开来。美国和中国是否能“和而不同”，就其长期存在的战略分歧达成协议，将决定它们在维护重大的商业、资源、国土安全和海洋利益方面的合作程度。

第三，除了在台湾问题、政治制度和国际空间等敏感问题上的担忧，中国

<sup>①</sup> Thomas J.Christensen. "Clarity on Taiwan: Correcting Misperceptions on Both Sides of the Strait." *Washington Post*, Mar 20, 2000, <http://taiwansecurity.org/WP/WP-032000-Christensen.htm>.

<sup>②</sup> Kan. *U.S.-China Military Contacts*, p.4.

<sup>③</sup> *Ibid.*, pp.40-41.

<sup>④</sup> 详见 Robert S.Ross. "Taiwan's Fading Independence Movement."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06), <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61516/robert-s-ross/taiwans-fading-independence-movement>.

<sup>⑤</sup> 对美国的对台政策的具有说服力的概括，可参见 Thomas J.Christensen. "A Strong and Moderate Taiwan." speech to U.S.-Taiwan Business Council Defense Industry Conference, Annapolis, MD, Sep 11, 2007. <http://www.state.gov/p/eap/rls/rm/2007/91979.htm>.

的政策更好的外交国在国“硬实力”位。相已经认如果两的重要地位已性的措国学者国应该183架i传达一点并非第要的海中国突方实现因中国然是在军

① States.”  
②  
<http://>  
③④  
China Mi  
publicatic

太平洋事  
示“美国  
国应该警

议而受到  
国的军事  
海上交流  
的医疗船

实质性的  
列激怒大  
陆和美国  
和平是主  
样。

取得了相  
府必须认  
制度的保  
⑤出于这  
分开来。  
将决定它

忧，中国

sides of the  
tensen.htm.

March/April  
movement,  
g and Mod-  
polis, MD.

的政策制定者和分析师也认为，美国往往滥用军事手段来解决本可以通过其他更好的方法解决的问题。奥巴马政府也正在努力振兴国务院等组织，奉行广泛的外交举措，提倡一个具有更广泛基础的方法，这些措施应该得到所有希望美国在国际体系中努力提供公共产品的国家的欢迎。虽然这代表美国承认一旦“硬实力”使用不明智，其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但这绝不代表“硬实力”的退位。相反，它也代表人们重新认识了“软实力”的重要性——中国在近年似乎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因为良好的外交关系已经为其带来了巨大利益。尽管如此，如果两国要实现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就必须认识到对方对世界体系持续贡献的重要性。美国必须继续承认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日益重要和独立的地位，这一地位已经创造了不可否认的成果。美国一些学者所提出的必须采取极端和分裂性的措施防止中国崛起的观点既不现实，也没有任何帮助。<sup>①</sup>此外，另外一些美国学者提出的通过军购来对抗中国的观点近似荒谬，其中一个观点更是主张美国应该部署“不是 280 艘，而是 1 000 艘舰艇；不是 11 艘，是 40 艘航母，不是 183 架而是 1 000 架 F-22；等等”<sup>②</sup>。很重要的一点是，美国应该向中国决策者传达一个信息，美国随时愿意同中国进行各种讨论和辩论，上述这些荒谬的观点并非主流意见，但同时也不受政府控制。

第四，最近的经验表明，正在逐渐发挥作用的美中两军关系，以及日益重要的海军合作都不断受到破坏。例如，自 2008 年创立以来，美中军事热线已被中国突然暂停两次。<sup>③</sup>正如 2001 年的 EP-3 事件所呈现的那样，美军要与中国军方实现广泛接触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这也反映了其与中国军官交流的障碍，因中国军方必须首先等待北京的命令。<sup>④</sup>

然而，这个故事还有另外一面。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在军事能力还是在军事意图上，中国在军事透明度方面的限制持续增加，再加上其快速增长

<sup>①</sup> 例如参见 Bradley A. Thayer, “Confronting China: An Evaluation of Op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Comparative Strategy* 24, No.1, January-March 2005, pp.71—98.

<sup>②</sup> 例如参见 Mark Hclprin, “The Challenge from China,” *Wall Street Journal*, May 13, 2008, <http://online.wsj.com/news/articles/SB121063718854786789>.

<sup>③④</sup> Scott W. Harold, “Expanding Contacts to Enhance Durability: A Strategy for Improving U.S.-China Military-to-Military Relations,” *Asia Policy*, Jul 16, 2013, pp.30—31, [http://www.nbr.org/publications/asia\\_policy/Free/API6/Asia\\_Policy\\_16\\_Harold\\_advance.pdf](http://www.nbr.org/publications/asia_policy/Free/API6/Asia_Policy_16_Harold_advance.pdf).

的国防开支和广泛的军事现代化，国际社会产生了另一个重大的担忧。这一状况损害了美国合作的倡议——美国正全力促使其达成，美国担心的是中国不愿或不能给予平等互惠的回应。一个相关的担忧是，中国可能会试图通过更大的政治诉求来利用美国的好意。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在与中国发展两军关系的进程中会有所顾忌，而这一模式似乎并没有被后者所完全理解（或接受）。中国透明度和互惠的缺乏加剧了关于双方合作的批评，这导致了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广泛猜疑中国的意图，这些猜疑中很大一部分是不准确的、未经证实的，甚至是恶意的。但是，与中国交流的缺乏助长了这种趋势在美国的蔓延。

各种事件都集中体现在“不透明”这一问题及其对两国危机管理的不利影响。中国不但没有对最近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进行解释，并且关于哪些官员和机构在沟通、协调和具体实施决策，而其依据又是什么等问题的信息也很模糊。2004年11月，一艘中国“汉”级潜艇在通过日本领海范围内的石垣海峡时未浮出水面，遭到一艘紧跟的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的跟踪，这一事件最后被归咎于一个导航错误，而这一解释对于海军专家而言，并不具备说服力。<sup>①</sup>2006年10月，一艘中国柴动力潜艇在距离美国海军“小鹰”号航母不到8千米的海面浮起，而中国随后的报道称其是因为在冲绳岛附近作业，意外浮出水面。<sup>②</sup>尽管美国政府多次要求中国就其2007年1月的反卫星（ASAT）试验作出详细解释，但中国方面仍未给出满意的答复；鉴于其在2010年1月进行的反弹道导弹（ABM）测试，中国在军事透明度方面的进步是微乎其微的。与此相关的另一个事实是，中国已经开发并且部署反舰弹道导弹（ASBM）——一项具有潜在攻击性和破坏性的技术，目前中国官方仅就此发布了两条公开声明。<sup>③</sup>2007年11月，两艘美国扫雷艇和“小鹰”号航母停靠香港港口的申请分别被拒。这个问题提出

① Peter A. Dutton,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November 2004 'Han Incident'," 引自 Andrew S. Erickson, Lyle J. Goldstein, William S. Murray, and Andrew R. Wilson, eds., *China's Future Nuclear Submarine Force*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7), pp.162—181.

② "U.S. Confirms Aircraft Carrier Had Close Brush with Chinese Submarine," *Japan Today*, Nov 14, 2006, <http://www.japantoday.com/jp/news/390343>.

③ 更具体和详细的声明，参见 Andrew S. Erickson, "DF-21D ASBM Deployed, but China Daily Probably Incorrect in Claiming '2,700 km Range'; Gen. Chen Bingde Never Said That," *China Analysis from Original Sources*, Jan 11, 2012, <http://www.andrewerickson.com/2012/01/df-21d-asbm-deployed-but-china-daily-probably-incorrect-in-claiming-2700km-range-gen-chen-bingde-never-said-that/>.

了一  
影响

外，  
益增  
验、  
消除  
对此  
的官  
但这  
情况

醒我  
信息  
如，  
读）  
的双  
果。日  
键行  
这一  
此同

①  
ccton

②  
the Ret  
设的利  
from M  
度性承  
Trade,  
际政治  
等），

况。这一状况是中国不愿通过更大的关系的进)。中国透其他地区的，甚至的不利影一些官员和也很模糊。海峡时未浮被归咎于2006年10米的海面。②尽管详细解释，弹道导弹的另一个潜在攻击'年11月，问题提出

自 Andrew S. Nuclear Sub- Today. Nov : China Daily hat." China df-21d-asbm- -said-that/.

了一个更大的疑问，军方活动将受到不断变化的政治风向和战略分歧多大程度的影响；或者说，军方活动在未来是否有可能不会成为这些挑战的第一个受害者。

上述提到的事件可能还有一些明确的解释，但不幸的是，只有少数部分例外，中国政府迄今为止一直不愿意提供任何解释。然而，在过去的几年中，日益增强的中国能力和信心似乎越来越表现为“选择性透明”，甚至是就军事试验、军事部署和军事演习发出一些“信号”。进一步公开澄清将会在很大程度上消除美国的担忧，即使中国最后的解释是捍卫中国的战略合理性——当然美国对此肯定会持强烈反对的态度——也比什么都不说要好很多。中国对其军事发展的官方解释及其军事发展良性意图的说辞可能满足其国内政治甚至文化的要求，但这些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并无益处，因为这些说辞是没有说服力的，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对于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基准假设和期望的美国观众是难以理解的。

战略透明度的障碍是发人深省的。政治科学领域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的论述提醒我们，合作的破裂往往导致信息的脱节；信息的缺乏势必导致双方背叛协议。信息不对称既可能是有意的，也可能是无意的。它可能源于内部协调的缺乏（例如，军事和外交官僚机构的协调）或故意混淆的信息。即使是对信息的解读（误读）都可能导致安全困境的产生。①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国家战略信任对于稳定的双边关系是必不可少的，同样地，反复暂停双边军事关系必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中国就其单方面称为正义的战略意图所提供的模糊说辞无法解释其关键行为，再加上这些军事行动对美国的战略影响，更需要中国作出详细的解释，这一分歧也使得双方难以就实现强劲的海上安全合作取得坚实的基础。然而，与此同时，更好的条例、协议甚至是机构都能够帮助其证明承诺和保证。②

① 参见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② 相关的制度方面，参见 G. John Ikenberry, *After Victo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对制度建设的利益因素的探讨，参见 Andrew Moravcsik, *The Choice for Europe: Social Purpose and State Power from Messina to Maastricht*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关于某些群体从可能反对制度性承诺转而支持这种承诺的研究，可参见 Helen V. Milner, "Trading Places: Industries for Free Trade," *World Politics* 40, No.3, Apr 1988, pp.350-376。美国政治学中关于制度的著作大多出于国际政治经济学，因为该学科更容易产生各类机构（尽管存在承诺问题、协调问题、集体行动问题等），并寄希望于产生更多的关于安全性研究的成果。

正如上文所证明，军事合作严重滞后，这会在很大程度上带来信息误判，而信息的误判将会导致战术层面的计划外的行动，最后必将给两国带来战略重挫。一个单纯因为处理不善而导致的事件可能会在无意中摧毁多年潜心发展的成果。军事机构内各层次的日常交流可能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在这个交流不断扩大、技术日益灵敏的时代，建立强大的“危机管理机制”将有利于在军事平台和军事指挥部之间建立早期的、实时的战术通信，并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善双边的交流和危机管理。这一机制的建立需要双方进行更频繁的会晤（不但包括政治中立的军事专家之间的交流，也包括民间军事力量的交流），以及可能的话，建立某种形式的事后审查机制和信任措施。这并非前所未有的，因为之前已经有众多历史和当代案例（例如，1972年美苏海上事故/防止公海意外事件和1989年预防危险军事活动的协议，海上/CUES非预警性遭遇处理条例）。

#### 四、发展潜力

尽管美中两国最近在双边军事关系方面面临许多挑战，但两国拥有大量的共同利益，这可以使两国就非传统安全问题开展广泛的海上合作。这些合作因为一些极度敏感的问题而变得困难，因此美国可以首先从最现实的方面出发，在具体的功能性和地理性领域，逐渐建立信心，“从易到难”，从“远离中国到靠近中国”。

##### （一）功能性领域

中国日益增长的国力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中国作为全球海洋公域的一个战略利益攸关方，其为国际体系提供有利的公共产品的能力日益增强。国际社会期待中国提供与其渴望拥有的世界地位相匹配的公共产品。简单地说：巨大的权利意味着巨大的责任。为了让中国有机会拥有它所期望的国际影响力，同时让它的国际贡献与其影响力匹配，美国和中国需要充分考虑以下方面的合作。在功能领域，双边合作应该从致力于解决非国家行为主体和自然灾害的简单多边合作，过渡到包含更多传统安全意义的更加困难的双边合作。美国在将中国带到符合其他亚太关系的多边主义框架下的同时，

也必须谨慎从而使中在地理范过渡。

就功是，鉴于面一如既正的问题略关系。虽然还远以及他们方”，要而变得更更是建国冲突的领定程度上的广泛政加全面的要让敏感

作为海上安全其在全球关系，便平的互动按照列合作仍

① De RAND Corp RR100/RR

信息误判，带来战略重潜心发展的这个交流不利于在军事程度上改善晤（不但包以及可能的因为之前已意外事件和列）。

用有大量的这些合作因方面出发，远离中国到

全球海洋能力日益公共产品。它所期望需要充分国家行为更加困难下的同时，

也必须谨慎行事。<sup>①</sup>与中国进行的多边接触必须以有利于中国参与的方式进行，从而使中国在各方面受益，以与其在启动多边海上安全框架中的实际贡献相称。在地理范围方面，双边的合作区域应该从远离中国的地区向靠近中国的地区过渡。

就功能而言，“从易到难”的措施已经在进行当中；一个仍然不明朗的事实是，鉴于当前的战略现实，双方合作可以达到什么水平。然而，中国在言论方面一如既往地保持谨慎的态度，继续低调地开展低水平但具体的海上合作。真正的问题是这种进步是否有可能催生更大的海事和海军合作，或者更广泛的战略关系。鉴于利害攸关的问题，现在是时候去探索如何利用这些重要措施了，虽然还远不能确定这些措施带来的结果。这将要求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以及他们的继任者，扩大布什政府对两国的展望——两国作为全球“利益攸关方”，要更充分地融入到全球海事多维体系中，这一愿景因两国在多方面的竞争而变得更加复杂，这也是两国现在面临的挑战。建立信心措施的一个关键部分是建立国家战略互信，尽管军事互信从来没有完全实现。这对于核心利益存在冲突的领域尤其正确，因为涉及台湾问题。国家实现战略层面互信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有助于遏制具有侵略性的军事倾向。相应地，高层之间定期举行的广泛政策对话将非常有利于高层之间建立互信，因为它将使双方领导人从更加全面的视野来审视这些问题，并且督促各自的管理机构追求更大的问题，不要让敏感问题中存在的小分歧破坏大局。

作为国际贸易和能源运输一个不可替代的通道，公海具有极大的重要性，海上安全既包括民间海上合作，也包括海军合作。形成一种有利于两国确保其在全球范围中的共同利益，避免冲突的关系是其核心所在。一旦展开这种关系，便要克服许多可能摧毁这种关系的障碍，这将需要更好的沟通和高水平的互动。

按照这一总体方针，不管目前美中海上关系如何，在非敏感领域开展一系列合作仍将是可行的出发点，并有可能继续下去。一些人认为，在不太敏感

<sup>①</sup> David C. Gompert, *Sea Power and American Interests in the Western Pacific*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2013), p.169. [http://www.rand.org/content/dam/rand/pubs/research\\_reports/RR100/RR151/RAND\\_RR151.pdf](http://www.rand.org/content/dam/rand/pubs/research_reports/RR100/RR151/RAND_RR151.pdf).

的领域采取信心建立的措施可以促进建设性接触，而不用担心激怒国内的民族主义势力从而改变两国的外交政策。<sup>①</sup>这些措施包括旅游、民间学术会议和交流、第二轨道外交（例如通过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对新型海上资源和技术商业利用、环保、气象（如台风、海啸探测）和科学研究。私营部门和非政府组织能在这些领域继续发挥重大的作用。进一步意识到这些举措的重要性和加强协调各政府部门的互动都是必需的。

与国家安全问题直接相关的领域的合作需要一个致力于供双方交流的更有组织性的官方基础。更有组织和官方的基础的交流将是至关重要的。建立这一基础，需要相当程度的“基础性投资”，而这些投资在一段时间内可能无法以有形的方式得到回报。例如，专业军事教育机构之间强劲的联系将是民间海事合作和海军合作的一个重要支柱。目前仍处于限制范围内的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交流，可以为更广泛的互动和交流提供基础；美国海岸警卫队每年都被中国海警多次要求实施该种类型的项目。中国对谈者曾告诉本文作者：“中国对美国的一些提案仍有疑虑，并希望更多地了解关于‘千舰海军’的信息。”“交流可以促进中国官员和专家对美国海洋战略的全方位了解——这在前面已有叙述——以及关于非敏感语言、课程和技术要素（例如，最佳实践和仿真程序）的相互讨论，从而进一步加大合作（例如，在人道主义行动和救灾方面的合作）的可能性。这些受训的军官可以形成一个新团体，并且通过训练，他们能够熟练掌握复杂的互动程序，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实现非敏感的相互操作。双边学术交流的发展将有助于发展连续性的关系，同时也会促进中国文化和官方环境中的关键进展和个人互动。海军军校学生将开始参加美国海军学院的跨国交流项目的决议于2013年8月公布，这是一个积极的发展。”<sup>②</sup>反过来，这些基础可以帮助支持并在较长时期内维持更稳健的官方活动、倡议和协议。

非传统安全的概念不但受到中国学者的极大欢迎，也在解放军中间被积极

<sup>①</sup> Robert Ross, "China's Naval Nationalism: Sources, Prospects and the U.S. Respons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4, No. 2, Fall 2009, p. 80, <http://cc.sjtu.edu.cn/G2S/eWebEditor/uploadfile/20120914184814311.pdf>.

<sup>②</sup> Kan, *U.S.-China Military Contacts*, p.78.

推广，  
放军海  
作领域  
些传统  
商以及  
可以进  
国际海  
并最终  
考  
及反叛  
传染病  
织是中  
虑到现  
中美在  
益是相  
好的范  
许  
业途径  
加入国  
使命，  
油储备  
作用。

<sup>①</sup>  
ent But C  
(Newpor  
edu/Pubi

<sup>②</sup>  
<sup>③</sup>  
如何找到  
就是一个



国内的民族  
会议和交  
原和技术的  
]和非政府  
重要性和加

交流的更有

建立这一

能无法以有

间海事合

之间的交

中国海警

对美国的一

交流可以促

又述——以

的相互讨

的可能

熟练掌握

术交流的

中的关键

项目的决

以帮助支

间被积极

se.” Interna-  
r/uploadfile/

推广，这一事实对当前的形势而言是非常有利的。<sup>①</sup>海军军事研究所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在北京的战略智库研究员李亚强大校概述了中国能接受的海上安全合作领域。他认为，军事合作应该集中于“非敏感、非传统领域，以避免因为一些传统的军事行为而伤害海事安全”。可以接受的活动包括“友好交流、和平协商以及为了避免滥用武力和单边干预的联合行动。”更具体地来讲，“双边海军可以进行的合作包括联合执法、反恐、反海盗、航海安全，以及震慑和遏制对国际海上安全的势力，稳定动荡地区的海上形势，促进和维护海洋运输安全，并最终建立一个有效的海上安全维护机制”<sup>②</sup>。

考虑到两国的基本利益，在接下来几年，反恐、反海上犯罪、反海盗，以及反贩卖人口、毒品和其他非法物品的合作应该能进展到一个比较成熟的高度。传染病、环境安全和经济问题也有可能得到解决。<sup>③</sup>上海港和深圳港加入 CSI 组织是中国在这方面的一项积极发展，各国都希望看到更多中国港口的加入。考虑到现在的国际形势以及中美对与反海盗相关的国际海事法律问题不同的解读，中美在反海盗领域的合作可能会更加复杂。然而，中美在反海盗领域的根本利益是相同的，并且中国在亚丁湾事件上的表现给两国在该领域的合作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许多中国分析专家认为，能源安全与海军冲突相关，但是这可以通过在商业途径上探索可行的信心建立措施来进行弥补。例如，美国应该继续支持中国加入国际能源署，这将使该组织更能代表国际石油消费者，也能更好地完成其使命，各国也普遍支持中国加入该组织。清洁能源生产技术的转移以及战略石油储备方面的共同努力能在很大程度上起到消除疑虑和促进共同经济利益的作用。

<sup>①</sup> Yu Wanli and Xiao He, “The Role of NTS Issues in the China-U.S. Relationship,” *Not Congruent But Quite Complementary: U.S. and Chinese Approaches to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ed. Lyle Goldstein (Newport: Naval War College Press China Maritime Study 9, Jul 2012), pp.14–15. <http://www.usnwc.edu/Publications/Publications.aspx>.

<sup>②</sup> 《军事专家：发挥海军作用加强国际海上安全与合作》，中国新闻社 2007 年 7 月 3 日。

<sup>③</sup> 根据 2012 年一位美国官方人员的回答：“我在处理这些潜在倡议时要处理的重要一点，是如何找到中国政治系统中与之相对应的授权方和责任方。通常来说，有能力不代表有责任——海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通过促进一系列需要大量合作，但又不会被任何一方认定为敏感的任务，美国海事战略可以发挥关键的作用。就人道主义活动而言，有许多工作可以做，尤其是当下中国在该领域的的能力不断增强。联合救援演习可以从现在的民间海事力量与特选海军部队的演习扩展到更正规的海军合作。<sup>①</sup>中国在2008年第一次派遣医疗船（“和平方舟”号）的行为可能说明了中国想要在海事领域增强其软实力的意图。<sup>②</sup>设有医院模块的中国航海综合训练舰“世昌”号，既支援过国内洪水救灾，也曾被派遣到新西兰。<sup>③</sup>目前正处于海上训练阶段的中国第一艘航母，为中国提供了一个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活动（HA/DR）最有力和最具有标志性的平台。<sup>④</sup>中国已经具备强大的国内海难抢险救灾能力，可以将这种能力运用到国际人道主义救援当中——将来也许会与美国医疗船“仁慈”号携手合作。

单凭美国的海上战略并不能改变中国对其国家基本利益的解读。中国不会被说服去参与它认为带有目的性的活动。据李亚强大校称，这类活动包括一系列中国认为并不“符合《联合国宪章》宗旨、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国际法以及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不尊重国家主权、维护共同利益、接受政治多样性、承担应有的国家责任、履行国际义务、放弃冷战思维模式、充分考虑战略利益、价值以及相关国的社会特征的活动”<sup>⑤</sup>。上述行为可能还包括防扩散安全倡议庇护下的强制登船检查，中国显然认为这一倡议既违背了中国经常提及的对联合国合法性的需求（这一点受到许多西方海事法学者的争议），也使中国维护朝鲜

① 诚然，中国海军与民间海事力量的融合存在机制性障碍。

② Peter W. Mackenzie, "Red Crosses, Blue Water: Hospital Ships and China's Expanding Naval Presence," Center for Naval Analyses, Sep 15, 2011, <http://www.cna.org/research/2011/red-crosses-blue-water-hospital-ships-chinas-expanding-naval-presence>.

③ Andrew Erickson and Andrew Wilson, "China's Aircraft Carrier Dilemma." 引自 Andrew S. Erickson, Lyle J. Goldstein, William S. Murray and Andrew R. Wilson eds., *China's Future Nuclear Submarine Force*,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7), p.254.

④ Andrew S. Erickson, Abraham M. Denmark, and Gabriel Collins, "Beijing's 'Starter Carrier' and Future Steps: Alternatives and Implications."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65, No.1, Winter 2012, pp.14-54. <http://www.usnwc.edu/getattachment/647f61ac-c554-4475-b344-6e3b8c3d551f/Beijing-s-Starter-Carrier-and-Future-Steps-Alt>.

⑤ 《军事专家：发挥海军作用加强国际海上安全与合作》，中国新闻社2007年7月3日。

半岛程  
战略桂  
方必须

中  
其军事  
有力的  
里以上  
国宣示  
示主核  
域的功  
备。桂  
海地区  
备增强  
台、军  
将会如  
如  
主权的  
不愿意  
中美油  
合作受  
内的有

①  
War Co  
feb516t  
②  
'Near S  
③

支任何一方  
活动而言，  
救援演习  
军合作。<sup>①</sup>  
明了中国想  
训练舰“世  
海上训练  
行动（HA/  
险救灾能  
美国医疗

中国不会  
包括一系  
际法以及  
台多样性、  
战略利益、  
全倡议庇  
的对联合  
维护朝鲜

anding Naval  
/red-crosses-

Andrew S.  
Nuclear Sub-

Carrier' and  
pp.14-54,  
g-s-Starter-

3日。

半岛稳定的努力复杂化。然而，即使是存在顾虑和分歧的领域也应该在与海事战略相关的论坛被讨论，因为两国必须深刻地、综合地理解对方的立场。合作方必须就共同关心的所有问题进行开放坦诚的对话。

## （二）地理范畴

中国新兴的军事发展模式清晰地反映了中国海上安全问题的相对优先顺序。其军事能力或许可以用一系列的同心圆，或者“范围圈”来表示，即最先进的、有力的和众多的军事平台和武器系统集中在中国海岸、领海（海岸向外延伸12海里以上）、中国宣示其主权的专属经济区（海岸向外延伸200海里以上），以及中国宣示其主权的南海。<sup>①</sup>这并不让人意外：中国的三个“近海”包含了它所有宣示主权的海上区域——这一宣示与它所有的海上邻国存在争议。<sup>②</sup>中国在这一区域的功能区迅速发展，并且越来越为在信息化背景下发动有限的局域战争作准备。相反，在远海区域，例如西太平洋和印度洋，中国的海上能力还未达到与近海地区相当的程度，而是通过近期这种和平派遣的方式施展软实力。中国已经具备增强其影响力辐射的能力，但是这需要在核动力潜艇、舰载航空能力、辅助平台、军队整体结构和训练上进行更大的投资。中国一旦进行这方面的准备，外界将会对其一目了然，所以迄今为止，还没有迹象表明中国正朝这个方向大幅努力。

如果考虑到这一优先顺序，我们就会毫不惊讶地发现，相较于中国宣示其主权的敏感海域，中国对于在远海领域参与军事合作要开明得多，中国显然并不愿意其他区域的军事力量在其宣示主权的海域有所涉及。据李亚强大校称，中美海上安全合作的适当领域包括“公海、国际海域、非敏感海域，以及军事合作受到有关国家欢迎或接受的水域，避免在敏感海域或是其他国家管辖范围内的有冲突的或是军事合作不被相关国家接受的水域采取行动”<sup>③</sup>。

<sup>①</sup> Peter Dutton, "Three Disputes and Three Objectives: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64, No. 4, Autumn 2011, pp. 45-49, <http://www.usnwc.edu/getattachment/feb516bf-9d93-4d5c-80dc-d5073ad84d9b/Three-Disputes-and-Three-Objectives-China-and-the>.

<sup>②</sup> Nan Li,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Naval Strategy and Capabilities: From 'Near Coast' and 'Near Seas' to 'Far Seas'," *Asian Security* 5, No. 2, May 2009, pp. 144-169.

<sup>③</sup> 《军事专家：发挥海军作用加强国际海上安全与合作》，中国新闻社2007年7月3日。

美国明确表示，与中国任何在近海或是远海区域的合作，都非常符合美国早前对亚太地区的安全承诺，也符合美国与中国邻国的联盟及伙伴关系。正如美国太平洋舰队指挥官、海军上将塞西尔·哈尼在2013年底所说：“我们与中国的进一步合作应该建立在保持美国在该区域现有的联盟关系和其他伙伴关系的基础上……我们想要与中国和我们的盟友以及伙伴合作，缔造共同的未来，共同解决所有太平洋国家所面对的安全挑战。”<sup>①</sup>无独有偶，2012年美国国防部就21世纪美国在全球领导中的角色问题发布了一项文件，文件指出：就亚太安全而言，“我们与亚洲盟友以及主要伙伴的关系对于该地区在未来的稳定和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我们将会着重强调现有的联盟关系，因为它为亚太地区的稳定提供了重要基础。我们也会扩展合作网络，与整个亚太地区所有新兴伙伴开展合作，以确保集体能力以及维护共同利益的能力”<sup>②</sup>。同年早些时候，海军作战部部长海军上将乔纳森·格林纳特在《外交政策》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将非传统安全以及非传统安全的国际合作定义为巩固美国海军与亚太再平衡关系的三大支柱之一。这篇文章进一步说明，美国海军急于将中国拉到全球海域行动当中来。<sup>③</sup>格林纳特把即将就位的美国海军资产，例如联合高速船（JHSV）和濒海战斗舰（LCS）定义为这一过程的重要工具。

在中国周边领域进行海事合作具有非常大的前景，但合作方式还需要有一定的创新。亚丁湾远离敏感的东亚海域，为美国以及中国和日本等其他东亚国家提供了战略合作空间，这些合作都可以为将来的合作提供参考。寻求更多的、更深层次的和持续的公海合作机会将会使各方受益，尤其是在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索马里国际反海盗部署最终会过期的情况下。亚丁湾的反海盗合作为思考中美如何在海事领域开展合作以及如何将这些合作方法推广到其他地区提供了良好契机。中国已派遣了16支由1万多名海军组成的特遣部队，解放军海军已经派遣了近30个特遣平台，护送了5500多艘挂有中国或外国旗帜的商船，护

① Hendrix, "USS Lake Erie, Chinese Ships Conduct Search and Rescue Training."

②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Century Defense" (Washington, D.C.: Jan 3, 2012), p.2, [http://www.defense.gov/news/defense\\_strategic\\_guidance.pdf](http://www.defense.gov/news/defense_strategic_guidance.pdf).

③ Jonathan Greenert. "Sea Change: The Navy Pivots to Asia." *Foreign Policy*, Nov 14, 2012,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2/11/14/sea\\_change](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2/11/14/sea_change).

航次  
尽  
兴存在  
首次派  
就是赫  
拉丁美  
2010年  
省的兵  
海盗尔  
尔和孟  
里，“  
年10  
海军的  
巴哥、  
与了有  
救助。  
演习。  
用。”

①  
Jan13.  
②  
Assistan  
Forces I  
③  
Xinhua.  
④  
mod.go  
⑤  
月15日  
Hospita  
10/21/  
Reuters

符合美国  
系。正如  
我们与中  
伙伴关系  
]的未来，  
国国防部  
就亚太安  
定和发展  
亚太地区  
有新兴伙  
伴关系时  
候，海  
军一篇文章，  
亚太再平  
稳到全球  
海军高速船

需要有一  
也东亚国  
家更多的、  
安理会授  
作为思考  
又提供了  
军海军已  
商船，护

Century De-  
strategic \_  
14, 2012.

航次数超过 600 批。<sup>①</sup>

尽管有时被解读为具有威胁性甚至是令人恐惧，中国海军在公海领域的新兴存在将会促使美中两国在比较不敏感的领域进行更多的合作。自 2008 年接到首次派遣任务以来，中国专门建造的 920 型医疗船“岱山”号（舷号 866），也就是媒体口中的“和平方舟”号，已经在东亚、东南亚、印度洋地区、非洲和拉丁美洲发起很多非传统海上安全行动，这些行动也越来越具规范性。<sup>②</sup>例如，2010 年 8 月 31 日，载有 428 名船员、官员和医疗人员的“和平方舟”号从浙江省的舟山港口出发，执行一项为期 87 天的使命，<sup>③</sup>其任务是“向在亚丁湾抗击海盗的各国官员和战士提供医疗服务”，“向吉布提、肯尼亚、坦桑尼亚、塞舌尔和孟加拉国的当地人民提供医疗救助并进行医疗交流”。<sup>④</sup>在接下来的 3 个月里，“和平方舟”号共诊治了印度洋地区和非洲国家的 1.55 万名患者。从 2011 年 10 月开始，作为“和谐使命-2011”的一部分，<sup>⑤</sup>“和平方舟”号接受解放军海军的第一次行动性派遣，在三个月内，相继在古巴、牙买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哥斯达黎加靠岸。“和平方舟”号在 2013 年发起第三次“和谐使命”，参与了东南亚和南亚 8 个国家的救灾演习，并向这些国家的港口地区提供了医疗救助。它还参与了 2012 年中俄海军演习以及 2013 年东南亚国家联盟联合医疗演习。<sup>⑥</sup>“和平方舟”号为中国增强地区和国际非传统安全存在发挥着明显的作用。“和平方舟”号最近的一次任务是为在台风“海燕”中受伤的 2 000 名菲律

① “Symposium on Third Anniversary of Chinese Naval Escort Held,” *Liberation Army Daily*, Jan 13, 2012. [http://eng.mod.gov.cn/DefenseNews/2012-01/13/content\\_4337473.htm](http://eng.mod.gov.cn/DefenseNews/2012-01/13/content_4337473.htm).

② Senior Captain Duan Zhaoxian, Assistant Chief of Staff, PLA Navy, “Session 5: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and Disaster Relief” (presentation at Maritime Security Challenges Conference 2010, Maritime Forces Pacific, Canadian Navy, Victoria, British Columbia, Apr 29, 2010).

③ Bi Mingxin, ed., “Chinese Naval Hospital Ship Sets Sail on First Overseas Medical Mission,” *Xinhua*, Aug 31, 2010. [http://www.gov.cn/english/2010-08/31/content\\_1692806.htm](http://www.gov.cn/english/2010-08/31/content_1692806.htm).

④ “Chinese Naval Hospital Ship to Tour Gulf of Aden,” *Xinhua*, Aug 31, 2010. [http://eng.mod.gov.cn/TopNews/2010-08/31/content\\_4189237.htm](http://eng.mod.gov.cn/TopNews/2010-08/31/content_4189237.htm).

⑤⑥ 《实施动员中国海军万吨医院船将首次赴古巴等加勒比海国家访问》，中国军网，2011 年 9 月 15 日，[http://bbs.wforum.com/wmf/bbsviewer.php?trd\\_id=141159](http://bbs.wforum.com/wmf/bbsviewer.php?trd_id=141159); Jeff Franks, “Chinese Navy Hospital Ship Visits Cuba, Caribbean,” *Reuters*, Oct 22, 2011. <http://in.reuters.com/article/2011/10/21/idINIndia-60058520111021>; Jeff Franks, “Chinese Navy Hospital Ship Visits Cuba, Caribbean,” *Reuters*, Oct 22, 2011. <http://in.reuters.com/article/2011/10/21/idINIndia-60058520111021>.

宾人提供医疗救助，之后便于2013年12月返回舟山港。<sup>①</sup>“和平方舟”号执行任务的多样性证明了中国越来越有潜力成为一个负责任的海上利益攸关方。中美医疗船有可能在将来联合执行人道主义援助/救灾活动。

其他参与过国际合作的海军舰船也可以通过多边协作，完善美中双边努力以及联合协调工作。中国的很多舰船在过去的20年中获得了大量有价值的国际经验。例如，训练舰“郑和”号和导弹驱逐舰“青岛”号都停靠过三十多个国家，并且都完成了环球航行。更近的一个例子是中国海岸警卫队派出它最大的搜救船“海巡01”，这有可能促进美中在非传统领域进行更多合作。<sup>②</sup>同时，之前并未参与过域外非传统安全任务的海军舰，例如“071型”两栖攻击舰，也可以参与到双边和多边活动中来，把建立互信扩展到更大更敏感的平台。<sup>③</sup>

虽然美中在中国近海区域的合作前景还不明朗，但目前至少有一些方法可以帮助降低两国之间冲突发生的可能性。由于中国海军现代化进展很快，中国目前也尚未公布新型战机和战舰的部署，两国军事平台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在领海和领空与对方接触。这些都加大了战术事件转化为大危机的可能性。1972年《美国—苏联海上事故条例》和1989年《危险军事活动预防协定》都明确规定了发生类似事件时，相关国家所采取的行动。两项协定也因为在之后预防了诸多危机的爆发而证明了它们的价值。相反，现存的1998年《美中军事海上安全协定》只规定了双方进行年度协商，并未提及任何具体措施。新的行为规范协定将会使双方收益。新行为规范协定应该强调，在交流更加高端、技术更加灵敏的时代，双方军事平台进行早期交流的重要性。两军之间的新协定、更加频繁的会晤以及——如果有可能的话——一些互信建立措施，将会大大强化两国在双边交流和危机管理上的努力。

① Zhang Qian and Huang Jin, eds., "Chinese Peace Ark Hospital Ship Returns Home," *China Daily*, Dec 15, 2013, <http://english.people.com.cn/90786/8485563.html>.

② Dennis Bryant, "Haixun 01," *Maritime Professional*, Jul 19, 2013, <http://www.maritimeprofessional.com/Blogs/Maritime-Musings/July-2013/Haixun-01.aspx>.

③ Ronald O'Rourke, *China Naval Modernization: Implications for U.S. Navy Capabilities—Background and Issues for Congress*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Feb 28, 2014), pp.29–31, <http://www.fas.org/sgp/crs/row/RL33153.pdf>.

尽  
力和耐  
并且能  
和民族  
主导力  
避免不  
应动势，  
成为破  
的时候  
尽  
会继续  
宣扬“  
的分析  
挑战美  
并且利  
动和实  
尽  
互信的  
问题上  
这两个  
常指责  
联过度

①  
*War Less  
Affairs*, 1  
[edu/press](http://edu/press)

”号执行  
关方。中

双边努力  
值的国际  
十多个国  
它最大的  
司时，之  
视，也可  
D

些方法可  
央，中国  
费地在领

1972年  
月明确规定  
页防了诸  
海上安全  
与规范协  
卜更加灵

更加频  
且化两国

e.” China

uritimepro-

es—Back-  
i, 2014).

## 五、结 论

尽管有一些前例可供参考，但是建立和维持更高水平的合作需要大量的努力和耐心。美国和中国将需要适应双方关系发展过程中大量的模糊点和局限区，并且能预见到将来偶尔的挫折。在可预见的未来，双方的军事能力、政治制度和民族利益将会出现重大的分歧。为了避免中国这个新兴力量与美国这个世界主导力量之间发生冲突，双方可能都会发现一定程度的回避是必要的，这种回避不应该仅限于口头上，而应该是在实际的经济、政治甚至是军事领域。这种动势，或有人称之为权力转移冲突，是国际政治与生俱来的一部分，有些还会成为破坏国际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当美中两国的国内政治交织在一起的时候。

尽管美中的合作具有长期的战略重要性，但美中之间认知的差异和误读将会继续影响双方的合作。正如中国的许多官员、分析家以及媒体控诉美国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其反过来又将这种行为解读为一种“美国威胁论”。美国的分析家和战略规划者如果能着眼全局，就会看到一个渴望与美国合作而不是挑战美国的中国。而同样地，中国也应该看到美国人道主义救助这一新战略，并且利用这个机会与美国更好地合作，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只有通过长期的互动和实际合作努力，双方才能克服认识和互信上的困难。

尽管面对诸多挑战，但海上非传统安全投入的潜在效用以及其与美中建立互信的联系仍然值得考虑。正如一些人所指出的，当代美中两国在非传统海事问题上的合作——最持久和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可能是共同打击海盗——与之前这两个世界大国在海洋公共利益问题上的互动已经有所不同。<sup>①</sup>与美国和中国经常指责对方用“冷战的思维模式”对待当前问题有所不同的是，当初美国和苏联过度关注消除对方在远海领域的影响力。尽管当下中美两国的合作程度并未

<sup>①</sup> Mark E.Redden and Philip C.Saunders, *Managing Sino-U.S. Air and Naval Interactions: Cold War Lessons and New Avenues of Approach*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Military Affair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China Strategic Perspectives No.5, Sep2012), <http://www.ndu.edu/press/lib/pdf/china-perspectives/ChinaPerspectives-5.pdf>.

触及问题的核心，但美苏当初并没有进行当下中美两国这种程度的合作。然而，还有一点不得不说，在冷战后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以安全为导向，举行了一系列会议和谈判，甚至还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一些武器控制协议，而至今美中两国之间还没有类似的操作。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马英九 2008 年 3 月成功当选为台湾地区领导人，并于 2012 年 1 月成功连任，这使得两岸关系逐渐改善。同时，一些最新的发展动向，例如中国在亚丁湾部署海军编队打击海盗，说明解放军以及解放军海军的宗旨越来越与美国海军关注人道主义援助以及救灾的战略相吻合。在 2004 年 12 月 24 日举行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胡锦涛指出了新形势下人民解放军的 4 个新使命，其中包括“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sup>①</sup>。解放军以及解放军海军的纲领正在实践这个主旨，以及胡锦涛关于中国军队应该注重“多样化的任务”的指示。<sup>②</sup>尽管利用好当下的机遇是一件任重道远的工作并且需要双方共同的努力，但所有这些因素将很好地促进两军任务的兼容，也可以为中美海事合作增加战略空间。

尽管前方困难重重，但海事安全一直是各国生存与繁荣的核心。在这个问题上有必要着眼于更广阔的视角：美国和中国分别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与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世界国防预算投入最大与第二大的国家，两国并肩保护公海的安全将使双方受益匪浅。未来中美关系或许会因某些冲突而受到影响，然而维护国家利益的基本原则从客观上要求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达成谅解，以支持二者在世界大洋版图上——即便有时会相互竞争——持久共存。

① 《切实加强军队党组织能力建设》，载《解放军报》2004 年 12 月 13 日。

② 韩志庆：《“能站度”——非战争军事行动新课题》，载《解放军报》2008 年 6 月 24 日；霍小勇：《锻造有多样化能力的现代化军队》，载《解放军报》2008 年 6 月 24 日。

【  
领域  
而开  
家之  
在，  
月撞  
安倍  
鱼岛  
想敌  
在西  
举措  
不定

\*  
生导师  
博弈与  
军战略





復旦大學 美國研究中心

Fudan American Review

# 美国问题研究

2014/1 (总第十八辑)

| 安德魯·S. 埃里克森 |

| 奧斯汀·M. 斯特蘭奇 |

非传统海上安全和美中信心建立措施：挑战中的机遇

| 沈雅梅 |

美国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较量

| 贾春阳 |

美国“东突”政策：实施方式、新动向及影响

上海人民出版社

FUDAN AMERICAN REVIEW

美国问题研究

2014/1 (总第十八辑)

主办单位: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主 编: 吴心伯

副 主 编: 刘永涛

执行编辑: 宋国友

编辑委员会 (以汉语拼音字母排序)

黄 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黄仁伟 (上海社会科学院)

贾庆国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陆伯彬 (ROBERT ROSS, 美国波士顿学院政治学系)

潘 锐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倪世雄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阮宗泽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

沈丁立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时殷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陶文钊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信 强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徐以骅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杨洁勉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杨 毅 (中国国防大学)

于 滨 (美国文博大大学政治学系)

袁 鹏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朱明权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通讯地址: 上海市邯郸路 220 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美国问题研究》编辑部

邮政编码: 200433

电 话: (021) 55664675

传 真: (021) 65119567

电子信箱: FAR@fudan.edu.cn

目

非  
中  
美  
中  
“自  
美  
奥  
人  
奥  
美

## 目 录

### 专题文章 海洋问题与中美关系

非传统海上安全和美中信心建立措施:挑战中的机遇/1

安德鲁·S.埃里克森 奥斯汀·M.斯特兰奇

中美安全博弈视角下的钓鱼岛争端/33

信 强 付大安

美国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较量/56

沈雅梅

美国“东突”政策:实施方式、新动向及影响/78

贾春阳

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内涵与建构路径/93

张 芳

“自由美国”的普世叙事:宗教与当前美国公共外交/117

涂怡超

美国公共外交的经验与挑战及其对中国的启示/133

仇朝兵

奥巴马政府美国全球经济战略调整透析/154

钮维敢 王学凯

人民币汇率问题中的美国国会因素分析

——以第111届和第112届国会相关提案为例/173

唐彦林 陈欢欢

### 青年论坛

奥巴马执政以来的美国联邦主义初探/200

孙 灿

美国社会化媒体外交的运行机制

——基于国际信息局的分析/226

巩辰卓

编辑部

图书 2 册。  
者可自行

不同意删

由作者自  
列数据库  
刊，其作  
请在来稿

上海市邯  
(004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问题研究.第 18 辑/吴心伯主编.—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ISBN 978-7-208-12715-9

I. ①美… II. ①吴… III. ①美国-研究 IV.  
①D7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93566 号

责任编辑 潘丹榕  
封面装帧 夏芳

**美国问题研究**

(第 18 辑)

吴心伯 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新骅印刷厂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16.25 字数 252,000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2715-9/D·2601

定价 45.00 元